

圓通學苑

台北「圓通學苑」本名為「圓通閣」。日治時代，它是日本人的佈教所，光復後土地權歸為國有，一位姓張的醫生和他的孩子住在裡面，說是日本和尚交給他保管。1962年，三藏佛學院即將結束前，因為佛學院的所在地十普寺，是男眾的道場，跟隨白聖剃度的女弟子沒有地方可以住，於是白聖請張居士一家把圓通閣轉讓出來，改名為圓通學苑。並請天乙當第一任住持(監院是明虛)，教導這些尼師從佛學院的生活方式，轉換為台灣寺院的型態。這是天乙接的第四個道場。(其餘三個除高雄興隆寺外，另外兩個為嘉義的半天岩、彰化的白雲寺。)

1971年，悟因調到天乙住持的另一個道場——台北圓通學苑擔任監院，同年考取文化大學中文系。她白天忙監院的工作，晚上上學。如果有法會，往往法會一完，就得馬不停蹄衝到學校上課。至於溫習功課，要等到每晚安板後，才有自己的時間，因此她經常夜讀到天明。

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



白聖（前）與悟因（後）合影於圓通學苑

圓通學苑的空間狹迫，很不適合人眾久住。悟因這麼形容：

圓通學苑是由榻榻米式、木造的房子修改而成的，只有一層樓、一百零二坪，非常擁擠。有一間大殿兼客廳、三間廁所、還有庭院、廚房，剩下來給住眾住宿的地方小得不得了。那時人眾最多住到十幾二十位，像疊羅漢似的擠在一起，一個人打噴嚏，全部的人都聽得到，所用的物品都是袖珍型的。……空間小，東西都沒有地方擺，活動空間也狹窄。

除此，學苑還提供中南部尼師們上台北辦事的歇腳處，流動性大，也熱鬧得很。因此，天乙認為唯一的改善辦法就是重建。

唯一的辦法是重建，但這馬上遇到兩個問題：一個是土地權，另一個是募款。為了跟政府交涉土地，天乙從1971直到去世的九年之間，始終奔走操心。悟因住在圓通學苑的六年，當然也跟著忙碌，但也因此學習佛教落實世間的權衡準則。

圓通學苑既為佛學院畢業尼師而設，剛開始時也沒有信徒護持，每年有半年由十普寺提供生活費，按人數計算，每人一天10元。但這不是長久之計。天乙希望學

左頁圖：1970年，悟因任圓通學苑監院，參與學苑重建，並推動日常運作。

右頁圖：1977年，響應冬令救濟，悟因領圓通學苑尼僧至台北街頭托鉢勸募。



苑經濟能獨立起來，為信眾點光明燈和做佛事，收入都歸常住，住眾沒有單金。後來，做一天的佛事，住眾每人可以領到100元；不做的人則領不到。像興隆寺一樣，常住只提供吃住，個人生活必需品如肥皂、牙膏、郵票和車費等都要自己負擔。因此，除非有俗家或護持的居士作後盾，要維持生活的開支只好靠做佛事。

這是佛教的悲哀，很多法師（包括白聖）都警告出家人趕經懺很危險，原因是日子一久，當初出家的雄心壯志會逐漸消磨，法師們會因此變質而自甘墮落，最後被歸類為「經懺鬼」。但是，如果常住不接經懺，常住財源大減，住眾也沒有零用錢用。悟因深感經懺佛事對出家眾的不良影響，在她領導香光尼僧團時，就決定不接佛事。

圓通學苑的作息跟興隆寺相似。圓通學苑沒有誦戒，不過，天乙很強調做早晚課、拜佛和懺悔。她自己顯密都修，會鼓勵住眾持咒（大悲咒和準提咒），修四臂觀音法門，或念《普門品》、《地藏經》，給個人修行相當大的空間。悟因在這一方面，也承繼了她的作風，日後在香光寺，人眾修學的法門也是多元的，禪、淨為主，近十五年來，也引進南傳佛教的不同禪法。



天乙原先有意辦佛學院，這也是悟因所希望的，卻一直沒有辦。

1976年，悟因自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思惟：若要獻身僧伽教育，還要再繼續深造。

圖為畢業典禮當日與同學合影於華崗。



天乙住持四個寺院，常要南來北往，在每個寺院都不能停留很久，所以推動學苑日常運作的責任，就落在監院肩上。圓通學苑住眾不到二十人，要做的事不多，又不像興隆寺有大片農田、菜圃需要耕種。因為人事單純，住眾的執事每週——而不是每年——調動，這點和興隆寺不同。但是，悟因擔任監院卻做了六年，沒有換過，正如她在興隆寺擔任了八年的書記一樣。

1976年，悟因從文化大學畢業時，圓通學苑的住眾也有不少人正求學中。悟因自覺：如果要獻身僧伽教育，培養佛教的宗教師，她應該再繼續深造。

那時台灣出家人出國留學多半到日本，悟因不想去日本，她決定到夏威夷去念宗教與社會。至於悟因不想去日本，則是受到三個人的影響：一則父親反日；再則白聖常說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；三則天乙曾說早期日本殖民台灣，台灣人要在學問上更上層樓，只能去日本，而今已非日治，可以不必如此。加上悟因自己過去在佛學院學過英文，她希望有機會繼續進修，於是決定走英語路線。

她未出家前，就常跟剃度師父明宗到北投法藏寺親近東初。悟因上文化大學後，就不時到同在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讀書，於是時常有機會見到東初。當悟因決定到美國留學時，東初剛從紐約經過夏威夷回台北，他到紐約是去看他的弟子聖嚴，要他回來接管文化館。

悟因於是請東初介紹夏威夷玉佛寺，東初也在她出國時，贊助她美金1000元。玉佛寺是女眾道場，這很適合悟因的個性，可以不離開寺院，而且悟因那時沒有什麼積蓄，住在佛寺也可以節省開銷。於是，透過玉佛寺的協助，她來到夏威夷，開始學英文，準備申請夏威夷大學，那是1977年。

左圖：1976年，大學畢業的謝師宴上。右起：悟因、琦君、田博元教授。

右圖：1977年，悟因申請至夏威夷大學讀書。圖為悟因初至夏威夷，瑞妙（坐排左一）與護法居士們接機。

